左傳杜解集正

左傳杜解集正卷六

淮安山陽丁

襄十年傳納諸翟人　洪北江曰案翟人即地理志太原郡之葰人史記樊噲傳攻翟人張守節云即葰人也古字通杜預劉炫以為即翟邑誤

又傳以位序聽政辟　沈小宛曰服虔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使以次先為士大夫乃至卿也按襄十九年傳子產始立為卿服說是也若如杜預解則有國之常法何須為載書乎子產勸焚書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約束已定未之改也

又傳篳門圭竇之人　洪北江曰說文篳藩落也春秋傳曰

篳門圭竇窬穿木戶也按今本圭作閨窬作竇說竇空也杜注閨竇小戶也則杜時本尚作窬可知又圭字從鄭氏禮記注改正禮記儒行正義曰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文選注引左傳亦作篳門圭竇竇字相沿已久容傳本不同今姑仍之惠氏又引鄭氏禮記注曰篳門荊竹織門也圭窬與竇疑同音

十一年經齊世子光　沈小宛曰杜預云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按先滕先莒皆以爲先至先滕猶有傳文先莒更何所據若使光先於宋魯將超在宋上乎思以爲此經據舊文采錄本無義例

又經公至自會　沈小宛曰杜預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

侵伐按上經明言伐鄭何謂不果侵伐言至自會者與會於蕭魚相捘也

又傳不入者倍征　沈小宛曰按三家既各分一軍則徵發兵邑皆出於所領之軍所謂役邑入者也無征於常調之外無征也其不在軍行者主供公之租稅而已既不與兵役則倍其征所謂不入者倍征也杜解不近人情季氏已三分公室何用驅之

又傳同盟于亳　惠定宇曰按經云同盟于亳城北二傳皆云京城北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與此傳同棟案亳城當依服氏作京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是也亳無考非也

又傳蔡晉戰于櫟　洪北江曰括地志洛州陽翟縣古櫟邑也按陽翟屬鄭卽傳所云鄭京櫟杜注以爲晉地誤

十二年經吳子乘卒　沈小宛曰杜預云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劉炫云杜五年注公及其盟還不以盟告廟今云不與盟自相矛盾服云壽夢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其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按夢乘聲同今徽寧人語猶然

十三年傳使歸而廢其使　沈小宛曰廢猶置也言楚釋良霄歸爲楚所建置則感楚之德而自怨疾其君大夫猶陷己於楚必相牽引以事楚矣杜解迂繆不通

十四年經會吳于向杜注鄭地　江愼修曰今按十三國大

夫會吳于向地當近吳此當爲能亢之向在鳳陽府懷遠縣
注見隱二年杜以爲鄭地則是鄖氏之向非也
又經衛侯出奔齊　惠半農曰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
在諸侯之策似列國之史皆書孫甯出其君孔子脩春秋削
而更之蓋以臣出君猶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杜預邪說以
爲諸侯自取奔亡之禍不書逐君之賊者所以責其君此說
之尤悖者不可以不辨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如預言則後世亂臣賊子益無所忌憚而皆將逞志於君矣
何懼之有哉　沈小宛曰公穀傳俱有術字春秋闕疑高氏
曰人臣逐君而專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訓故
不名衛侯所以抑強臣存大義也家鉉翁曰春秋以自奔爲

文者善人君失御之戒非以林父爲是而歸過其君也按杜預心術邪僻故誣春秋之旨也

又傳吳子諸樊既除喪　沈小宛曰杜預云既葬而除喪按就諸樊之事論之吳子乘卒在十二年秋九月至十四年夏之前已十九月方云除喪壽夢之葬必不淹至三年之久則是既葬不得除喪在吳猶然杜必執其悖說而於傳證之確然者猶傲睨而肆其口可哀也已

又傳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杜解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　史記索隱引世本知氏本逝遨遨生莊子首首生武子罃罃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櫟櫟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瑤案世本古史之書傳授相承確有依據盈當

為朔之子杜氏好為臆說以朔為盈弟不從世本非也

十五年經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長歷以為八月丙戌朔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十六年經葬晉悼公傳平公即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晉侯與諸侯宴于溫杜注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禮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顧復初曰案既葬除喪服杜說已為非禮此則踰月而葬既葬則改服而烝祭與諸侯宴且使諸大夫舞賓高厚之歌詩不類晉之君臣於是無

人心矣而孔氏於昭十五年傳云皆無識此尤悖義傷教之大者

又傳改服脩官　沈小宛曰通典五服變除云斬衰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爲縗裳七升布爲冠纓帶亦如之婦人亦以六升布爲連裳七升布爲總小祥而練冠練中衣此所謂改服也若杜預則除喪易吉始終其說者也

又傳爲夷故也　沈小宛曰傳意以主兵者荀偃非鄭伯若直書叔老會晉荀偃則是鄭伯與諸大夫等夷無以見尊卑故先書會鄭伯傳云爲夷故解經先鄭伯之義杜預謬解

十七年傳晏嬰麤縗斬　沈小宛曰按雜記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

夫者之喪如士服鄭注引此傳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
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縗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閒
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
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惟大
夫以上乃能備儀盡物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
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
疏云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卽麤也按喪服疏衰疏屨
注云疏猶麤也此謂受服之八較麤不如斬衰之尤細非謂
衣布之麤細也鄭以不及爲麤杜以過之爲麤竊謂雜記與
此傳俱非正禮然謂貴而可薄其親固與短喪之說相表裏
則毋寧鄭之義賤而不盡其情爲愈也若其正禮則齊斬之

情饘粥之食曾子孟子固云自天子達豈有貴賤之別哉

又傳寢苫枕草　沈小宛曰杜預云枕凷非喪服正文按喪服正文言寢苫枕塊杜預誤以爲傳文耳賈公彥疏衰三升枕塊據大夫以上大夫適子爲士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縗三升半成布三升晏平仲爲其父服是也

又傳唯卿爲大夫　沈小宛曰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晏子在齊非卿故給是說晏子雜篇載此事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避辭以避咎義也夫迹其實則彼時卿大夫往往託於兵革使問之事而不得盡喪晏子之爲之是過也非不及也與雜記之旨異矣

十八年傳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沈小宛曰水經

注濟水北逕平陰城西杜預云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陰在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也一統志平陰城在泰安府平陰縣東北　惠定宇曰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杜氏云在縣東北非也　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司馬彪郡國志曰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京相璠曰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杜氏以為平陰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作塹橫行廣一里皆臆說也　洪北江曰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水經注杜同此惟云在縣東北非酈道元云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

侯塹防門卽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尙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卽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郡國志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光里按京相璠亦云防門北有光里杜注殊屬臆說

又傳及秦周伐雍門之萩　洪北江曰呂覽愼大篇云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於秦周高誘注秦周齊城門名也惠士奇曰秦周當是齊地名杜氏以爲魯大夫失之　又曰戰國策孫子謂田忌曰使輕車銳騎衝門高誘注雍門齊西門名也說文萩蕭也按爾雅云蕭萩卽此酈道元引此作荻今攷玉篇音且留切蒿也並引傳文又七肖切知舊本又有作荻者

又傳焚申池之竹木　惠定宇曰淮南子墜形訓曰申池在

海隅高誘曰海隅藪劉逵據以注齊都賦京相璠言申門即齊城南面第一門外爲申池杜於文十八年傳依京氏爲說非也

又傳以枚數闔注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　焦里堂曰文選長笛賦辭曰裁已當簻便易持注云麤者曰檛細者曰枚簻馬策也說文枚榦也可爲杖文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注云策馬檛釋文檛張瓜反馬杖也正義直以杖解檛然則可爲杖即可爲檛此杜所以通枚爲檛襄二十一年傳州綽云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故杜云數其枚考工記鳧氏爲鍾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鄭司農云枚鍾乳也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

六門閫之上以鐵釘布之有如鍾乳故亦名枚二十一年傳注以門板解枚字而釋文於傳文出其枚二字云本亦作板於是此注數其枚宋本枚亦作板正義云以馬枚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孔氏所據傳文固作枚數不作板數門閫之板無可數者也試以州綽自言識其枚數之枚證以枚數闔之枚蓋皆指門闔上之乳以枚數闔猶云數闔之枚數闔者卽數其枚闔有何可數乎傳文前後自相發明杜氏不識左氏屬文句法以十八年之枚爲馬檛二十一年之枚爲門板而孔氏以枚數爲一枚二枚均失之矣

十九年傳先吳壽夢之鼎　沈小宛曰杜預云以壁馬爲鼎

之先按錦與璧馬賵賻之常禮也故以夾鼎先將其意惡云馬爲庭實未聞以馬爲先馬不上堂安得先之也

又傳䓂㿂痺疽生瘍於頭注痺疽惡創　焦里堂曰素問奇病論有肝痺膽痺王冰皆以熱訓之瘧論云痺熱也極熱爲之也倉公診齊王太后病曰風癉客脬又云脈大而躁躁者中有熱而溺赤診章武里曹山跗病云沛消癉也沛當是肺之譌又云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此亦以癉爲熱風癉卽風熱也肺消癉卽肺消熱也金匱要畧有黃癉病證區分穀癉酒癉女勞癉亦以其手足中熱心中懊憹而熱漢書藝文志有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謂諸癉病癉本於熱癉本於濟故亦有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顏師古專以黃病注之非也此

傳云癉疽生瘍於頭癉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旣而頭腫遂生此瘍正義引說文癉勞病也又謂荀偃病此疽腫腫潰遂生創於頭未是

又傳諸子仲子戎子　顧亭林曰房玄齡注管子曰諸子內官之號杜氏蓋未之考故以爲諸妾姓子者至哀五年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則又以爲庶公子皆非

又傳使以行　沈小宛曰謂從柩車行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記薦乘車載旜載皮弁服注云行者乘車在前道車稾車序從檀弓綢練設旐注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然則士以上有柩車並有乘車從行大夫以上更有遣車也按杜預釋例以子蟜叔孫所賜大路皆是革路木路孔氏娓娓致

詞與存迴護其實非也王賜諸侯之卿不過夏篆夏縵耳何者巾車所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是天子孤卿之常法不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天子孤卿出封加一等則有五路之賜若諸侯之卿以有功特賜則比於天子之孤卿已爲加等非常之恩豈可復上干五路逼近人君乎以其加等之賜當時美其名或曰大路或曰先路次有夏篆夏縵之別故其次曰次路覲禮偏駕不入王門雖諸侯猶乘墨車以朝而諸侯之卿乃有革路木路之賜無是理也

又傳子然杜解子然子華父子華杜解即鄭丹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然氏別祖子然生丹丹生皺明襄二十四年傳杜解然明皺蔑世族譜然氏闕杜譜然明見雜人則不以爲然

氏族恐非

二十一年經漆閭丘注南平陽縣西北有顯閭亭　惠定宇曰闞駰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有閭丘鄉伍氏從征記曰杜氏謂顯閭丘今按漆鄉在縣東北漆鄉東北十里有丘鄉顯閭非也

又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洪北江曰按本疏引劉炫規過云古人謂姑爲姑姊妹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今考成公在位十八年襄公嗣立又二十一年若指成公之姊則年已近五十安得始嫁此公姑姊者蓋襄公之從姑或再從姑觀下傳臧孫紇言以姬氏妻之益明不得如炫說也漢時以宗室女嫁單于亦名爲己女並號公主即此類杜氏以爲蓋寡

者二人亦屬曲說

又傳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　洪北江曰按杜注云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惠士奇駮之曰守臣指晉君書甸同爲上卿今書稱陪臣甸稱守臣有是禮乎范氏矯君命逐盈故盈以爲得罪於晉君今按盈自稱其祖故謙言陪臣且書亡已久此時晉國守官之臣實係士匄故以例稱之僖十二年管仲於周辭上卿之禮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是大國上卿稱守臣之例襄十八年傳荀偃自稱官臣亦同注官臣守官之臣也惠說非是

二十三年經邾畀我來奔　沈小宛曰杜預云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劉炫規過云杜謂庶其

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畀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據爲釋例以畀我是鄭今兩說自相矛盾懸接自來說春秋者皆緣上邾庶其之事以相引攀皆臆說也杜預乃云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其妄爲傳述不幾同姦吏舞文如何休之爲公羊乎

又經晉欒盈復入于晉傳欒樂鬭肘而死欒魴傷杜解欒盈之族魴欒氏族　正義曰服虔云魴盈之子計欒盈范宣子之外孫胥午謂爲孺子未得有子已堪戰十九年欒魴已帥師伐齊必非欒盈子故杜以爲欒氏族世族譜欒魴爲欒氏族以欒樂爲雜人不知杜意何故也程公說春秋分記云世

族譜闕樂鍼樂盈二人

又傳禮爲鄰國闕　沈小宛曰雜記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大傳從服有六有屬從鄭云子爲母之黨喪服小記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鄭云謂若已爲己之母黨按諸侯絕旁期然其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不絕其大功也傳曰尊同也則雖緦麻亦當服矣此傳言禮尚爲鄰國闕樂況本其緦親又有悼夫人喪之而不徹樂乎第舉禮之爲鄰國者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又傳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沈小宛曰杜預云子無天咎故可因按盈言若再舉不集而死則我自不爲天所祐於子無

所怨矣以激其必助已杜解非也

又傳麤縗冒絰　趙子常曰孔氏曰夫人為其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牡麻絰冒絰者以絰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子詐為夫人孝服也案經葬杞孝公之下始書欒盈復入於晉則欒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於使去之日欒盈入晉當在葬杞孝公之前故夫人猶有服得詐為之也今案諸侯葬為而止而有當書日者未必使行即書杜氏既葬除服之說據之此傳亦俗繆之一證孔氏曲為說通之過矣

又傳使與之齒　沈小宛曰與旅者子姓兄弟為齒也按特牲饋食禮設堂下尊之後兄弟之子舉觶為旅酬此旅而召

公鉏正當其節悼子設席自在堂上所旅酬之人皆無仕堂上之義公鉏胡能與悼子爲列乎杜預之說目未見古經者也

又傳美疢不如惡石　沈小宛曰疢高誘呂覽注引作疹粱晉王僧孺傳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鄧元起欲工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愼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鍼春秋美疹不如惡石服子愼云石砭石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按秦策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以砭彈人癰種也杜預解混爲藥類疏遂引鍾乳礬石之類以證之寡學之徒貽笑千載

二十四年經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沈果堂曰孔氏正義據劉歆三統歷以爲前月日食既而後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是理蓋古書磨滅致有錯誤其說當矣而二事孰誤則未之決案極西湯若望古今交食考云魯春秋用周正七月乃夏正建寅之五月也今以法考之是月甲子日未正二刻定朔申初初刻寄八分食甚實交周〇宮〇三度二十二分二十杪實距度一十七分三十二杪因在黃道北減氣差一十六分一十二杪得視距一分二十杪應見全食月本月徑大於日徑掩太陽邊周有奇經稱食既政與法密合由是觀之其誤在八月朔之食也

又傳己皆乘乘車　沈小宛曰杜預云乘車安車按曲禮注

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疏云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旣老復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安乘也漢書田千秋傳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然則安車是優老之禮車可入宮殿形製必小不中施於跋涉山川者矣其婦人亦得坐乘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則其男子皆立乘矣巾車職注云婦人皆坐乘是也此張輔二子受命致師旣非蒲輪之典又殊輜軿之義何乃繆以高車目爲輲輪乎然廣車是長轂衝陳之車乘車自其所常乘者耳

又傳皆居轉而鼓琴　洪北江曰按說文尸部居字注云蹲也從尸古者居從古踞字注云俗居從足今定作居傳遜云轉字從車與衣裝何與此必軫字之譌顧炎武補正采取傳

說惠棟云按文選注引許慎淮南子注云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曰軫謂之枕郭璞云車後橫木邵學士晉涵云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杜以爲衣裝未詳所出

二十五年傳而爲得亡之　沈小宛曰按上言君自取其死君臣爲諱此言崔氏自積其惡自內虐君晏子無用以崔氏之故而死亡也杜預言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死其難如是則晏子反成怨望忠義之道喪矣

又傳枕尸股而哭注以公尸枕己股　焦里堂曰高貴鄉公被弒於車下司馬孚枕帝股而全效晏嬰所爲蓋當時左氏盛行故王經說高貴亦引齊昭公不忍季氏之事

又傳崔氏側莊公於北郭　沈小宛曰士冠禮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吳語側席而坐韋昭注同特牲饋食禮注側殺殺一牲也昏禮注側尊亦言無元酒此莊公之殯亦謂有棺無槨曰側也杜預全不知訓故

又傳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注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焦里堂曰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以王禮葬之漢晉春秋云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全襲左氏此傳所以明降帝禮爲王禮如降九乘爲七乘卽隱以比高貴於齊光比司馬爲崔氏也杜預託左氏以掩司馬氏之惡習鑿齒託左氏以誅司馬氏之姦習氏固自託爲南史氏欺裴松之譏其

惡之過言非知言者也

又傳自六正五吏三十帥　沈小宛曰董遇云一正有五吏爲三十帥之長按五吏每鄉之下五大夫也三十帥者與師屬於軍將者也杜預謂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按漢時雖有武冠猶不分文武之職酷吏傳所云文吏者習文法之事若功曹掾史等武吏者主劾捕之事若督郵游徼等何武傳問文吏必於儒者論衡程材篇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儒生之學彼之文吏正與儒生相反非後世所謂文職也自三國鼎峙其爲軍主督將老死士伍遂有文武之判擬漢制且不當況周世乎杜預不學開口便錯

又傳及處守者皆有賂　沈小宛曰杜預云皆以男女爲賂

按古時非有罪者不入罪隸舂槀以入爲賞口則戎狄之汙俗亂世之酷法耳豈可以表海之齊民同於匈奴之貲虜杜預習見其時將吏貪得奴婢生口而遂以解經傎矣劉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也

又傳祝祓社　洪北江曰說文祓除惡祭也服虔以爲祝與司徒等皆是陳人各致其所主於子產本疏按杜注誤當從服說

又傳數疆潦　沈小宛曰管子地員篇赤壚歷疆肥注歷疏也疆堅也又云五态之狀麇焉如壏注壏猶疆也草人職疆

渠用費鄭云疆渠疆堅者字當從彊不加土此彊潦謂非彊即潦即彊渠之謂今俗謂土性剛硬音同僵通典屯田制云土頓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是也杜預作疆界解非也

二十七年經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氏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歷推之足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初日日入八百二十五分入食限

又傳託于木門　沈小宛曰寰宇記古木門城在滄州淸池縣西北四十六里衞侯弟鱄於木門蓋此城也按大事表謂在河閒府城西北三里參考諸書皆云在滄州城西北三里

顧棟高誤也然當時地未至勃海相傳之說未敢信

又傳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沈小宛曰服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稅服服之輕者按杜以稅爲繐或是也喪服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檀弓請繐衰而環絰則繐衰服之至輕者同於弔服故鄭注云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又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然杜預言喪子鮮者非也子鮮見存安可預服當是感子鮮之去痛甯子之亡爲繐衰之弔服於情未慊故特用繐衰非常之服以報橫死之枉以志非常之痛亦人心所宜有也

又傳唯卿備百邑　沈小宛曰坊記疏熊安生云卿備百邑

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論語皇侃義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也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按此傳祇論邑不論乘

杜預以一乘爲邑欲配百乘之數非也

又傳言違命也　沈小宛曰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雖以違命見貶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按宋衛與魯素爲敵偶宋衛不聞請降於小國而魯欲自比於邾滕此必不能得之於晉楚徒辱命而見詘强鄰故叔孫權事之宜尊國之禮此其奉使有功無罪然非獨穆子也其事他人固有行之者矣仲孫湫請王子帶於周事畢不言枝如子躬致蟬櫟於鄭事畢弗致其君不以爲違故大夫出疆有專對之義不必盡依使恉然春秋猶去其族者譏君臣之敬惡大夫不肖者假此以自專故爲之坊也杜預穿鑿小見既以爲季氏之命定魯君從來不得發一言又謂豹

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然則其順者順季氏顯者顯强臣耳春秋推見至隱而使坐豹以專擅之罪則酷吏之爰書實餅家之說經左氏必不爲是說也豹所以敗者實公命而違之故也

又傳再失閏矣　趙子常曰孔氏曰歷十九年爲一章章有七閏從文十一年至襄十三年凡五十七年已成三章當有二十一閏又從襄十四年至今爲十四年又當有五閏故應有二十六閏也長歷推得二十四閏者釋例云尋案今世所謂爲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末世好事者爲之非眞也今俱不知其法術具依春秋經傳反覆其終始以求之近得其實矣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年日食之月始覺其繆遂頓置

兩閏以應天正是故明年經書春無冰非天時之異無緣總
背存也劉氏曰歷家之術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
交朔反不能置閏非人情也閏有常準率三十二月必一逢
之如傳所言再失閏者則司歷廢閏殆七十月彌五年矣亦
非人情也明年春無冰杜氏曰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
建子得以無冰爲災頓置兩閏詭聽駭俗亦非人情也啖氏
曰案經言十二月傳言十一月又言再失閏依經當爲三失
閏進退不同不可得而考今案傳於此言司歷過也哀十三
年又記仲尼曰司歷過也皆指王朝歷官與桓十七年傳曰
官失之也意同其日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
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則所謂司歷與官非謂魯

入明矣杜氏乃以爲魯之司厯哀十三年傳又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厯皆謂魯自有厯實承劉歆之誤而非傳意也劉氏之說見漢書律厯志其所傳魯厯不與春秋相符杜氏亦以爲好事者爲之

二十八年經春無冰　沈小宛曰杜預云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按晉書禮志寧康二年七月餟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按此議禮之家所據則古左氏義無一年置兩閏之說也緣爲知失閏之故故於二十七年置一閏二十八年置一閏閏月之事附正於前月春秋之例也杜預長厯臆造不足信而顧棟高但見二十九年

有閏八月遂信十二月無乙未日之說

又傳欒高陳鮑之徒　洪北江曰惠棟云欒堅高祈以字爲氏故曰欒高今按惠氏之說非也禮以王父字爲氏子雅子尾係欒堅高祈之子何得即云欒高左氏蓋欲文法之簡故由後言之按二十九年傳文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文法亦與此同不然即當言子雅子尾陳鮑之徒則句法太冗今考昭三年晏子稱子雅子尾止云二惠不言欒高是其證矣至十年傳始云齊惠欒高氏此時係子旗子良皆欒高之孫是至二子時始稱欒氏高氏可知十年傳晏子之徒曰助欒高乎明此時始稱爲欒高也而必曰惠欒高者又從欒高得氏之始推所從來左氏書法簡而且密如此若子雅子尾即可稱欒高則惠欒高三字又當移至此年不待昭十年傳

始見矣惠說旣非杜注亦分析不清或又問别有證乎曰有此云欒高陳鮑卽以陳氏證欒高可矣左傳史記陳公子完未奔齊之前卽稱爲陳完田完是也外此則如僖十六年正義引世本華督生世子家家生華孫御事是至御事始氏華而桓二年傳文卽云立華氏也亦先言之襄二十六年傳叔向稱罕氏三十年傳子皮稱罕駟豐同生亦然

又傳吳句餘予之朱方　洪北江曰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注以爲夷末按小司馬索隱曰餘祭以襄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明服說有據杜氏非也郡國志吳郡丹徒劉昭云春秋時朱方

二十九年經吳子使札來聘　沈小宛曰賈服以爲夷末新

即位使來通聘按傳云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則言夷末者是
餘祭之即位在襄二十五年不應至此而云通嗣君疏徒以
季札在喪何得觀樂爲難曲徇杜說公違傳意
又傳祗見疏也　沈小宛曰惠云疏當作謶高誘曰見謶讀
若誣妄之誣是也按呂覽知接篇無由接而言見謶謶字
書俱不載當爲謶說文謶謗言也龍龕手鑑謶譺狂言也
又傳晉國不恤宗周之闕　沈小宛曰周宗言周室也詩正
月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不得謂爲諸姬也此譏晉之不弔周
喪而爲杞築城既言周室之不恤亦何有於諸姬故復言其
棄諸姬亦可知也杜解全謬
又傳請觀于周樂　沈小宛曰樂官肄業而季札觀之非以

樂賓適應遞奏季札故循弦辨風以通廣博易良之教何嫌
于喪不廢樂也若是條祭所使魯吳接壤聲息非遙季札豈
得不知大喪爾時當徹食饗惟受鍚稍寧復有閒情觀樂也
自是新君所使將命已畢旣受餐餼則請游觀觀樂之事正
是其時禮有正文可據也服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
又傳齊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良敬
仲也杜解敬仲高傒　正義曰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
子傾子生宣子宣子生厚生止是敬仲元孫之子也世本又
云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武子偃據世本則偃
爲敬仲元孫今傳云曾孫必有一誤也此酀卽後所云高偃
是也世族譜以高武子爲酀偃爲一人蓋酀偃聲相近而字

爲二耳黃遇注此亦作偃昭十二年傳齊高偃帥師納北燕

于陽杜解又云高偃高傒元孫與世本合

三十年經會於澶淵　洪北江曰按此澶淵宋地與二十年

二十六年盟會之地不同許氏說文澶淵水在宋即此司馬

彪郡國志沛國杼秋故屬有澶淵聚劉昭注顧引襄二十年

盟於澶淵之文以當之非也

又傳駟良方爭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杜解駟氏子皙

也良氏伯有也程公說春秋分記云世族譜旣譜駟氏而於

黑別譜爲子皙氏不知子皙卽駟氏也譜誤當以杜解爲正

又傳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

今三之一也注所謂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

子甲戌盡癸未　焦里堂曰五經算術推絳縣老人生經四百四十五甲子法云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二月癸未注二月一日丁卯朔癸未十七日也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強籌按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季三之一者謂不滿四百四十五甲子於未滿一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取一謂去

四十日止留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子奇二十日合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應史趙亥有二首六身之數也術曰置積日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四乘之得十萬六千六百四十日爲實又置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以四乘之內子一得一千四百六十一爲一歲之日法以除實得七十二歲一千四百四十八少十三分不滿法計四分爲一日更少三日不終季年算法半法以上收成一爲七十三年據多而言也正義以四除七十三年卽此用四乘之意自文十一年乙巳至襄三十年戊午爲七十四故正義以周正計之爲七十四年以夏正計之爲七十三年其實數止得七十二年三百六

十二日以一年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計尚少三日四分日之一不足七十三年故五經算術止得七十二年有餘也正義周正夏正之辨本杜氏釋例釋例言其閏有七十二問甄鸞不置閏而年數合者一歲二十四節氣合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本無閏緣日月合朔僅有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則每歲有閏日至三十二月則閏一月至十九年七閏此章蔀之法所由立也歲之有閏正所以齊周天四分之數既用周天千四百六十一算之則閏在其中矣

又傳宋伯姬卒待娒也　洪北江曰說文娒女師也按今本作姆非今改正

三十一年傳寡君使匄請命　正義曰匄士文伯名也晉宋

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匄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匄恐非經典釋文云匄本作丐古害反士文伯名也今傳本皆作匄字或作丐字釋例亦然解者云士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案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即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則作丐者是又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叔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然印段即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倘同名字伯瑕與宣公何嫌同乎案陸氏以匄字爲是與孔疏異史記世家索隱引世本范氏晉大

夫隰叔之子士蔿之後蔿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
燮燮生宣叔匄匄生獻子鞅鞅生吉射程公說春秋分記云
杜伯生隰叔隰叔生蔿蔿生穀穀生會以隨爲氏亦曰范氏
生二子曰燮曰魴燮生匄魴生[illegible]表匄生鞅鞅生二子曰吉
射曰皋夷又會從弟穆子爲士季氏生渥濁渥濁生弱弱生
伯瑕名丐伯瑕生彌牟世族譜闕杜伯隰叔二世　洪北江
曰正義匄士文伯名也晉宋古本及釋例皆作丐俗本作匄
此士文伯是范氏之別族不宜與范宣子同名今定本作丐
恐非按元和姓纂七引世本晉大夫司功景子其先士丐廚
微引世本又云司功氏士匄弟佗爲晉司功因官爲氏今考
此傳子產壞館垣而士文伯獨讓之則文伯當爲晉司功之

官諸侯之館是其所司故下傳云趙文子使文伯謝不敏亦其證至正義云文伯爲范氏別族當有所據

又傳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解延州來季札邑　正義曰釋例土地名延州來闕不知其處則杜謂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言之案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蓋並食二邑故連言之又昭二十七年正義云釋例延州來闕杜意當謂共地別有州來非楚邑也

左傳杜解集正卷六

左傳杜解集正卷七

淮南山陽丁晏學

昭元年經楚公子比出奔晉杜注書名罪之　顧復初曰棨楚圍弒君而比出奔有何可罪孔氏逢迎杜意乃曰齊崔氏宋司城無罪則書氏書官比無無罪狀第出奔無可善無可惡即是罪比得無叫冤於地下乎

又傳是穮是蔉　洪北江曰說文穮耕禾閒也春秋傳曰是穮是衮按今本作蔉非杜注壅苗爲蔉今考說文秄壅禾本也杜說未知何據

又傳設服離衞　沈小宛曰服云二人執戈在前在國居君離宮陳衞在門按服以在國時事解所會之處固未當杜預

以離為陳亦非也易彖離麗也曲禮離坐離立鄭注離兩也
何休公羊桓二年傳二國會曰離亦以離為兩離衞正指下
文二執戈者故曰離衞喪大記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
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是人君每出有執戈在前之事
又傳蒲宮有前不亦可乎　沈小宛曰服云蒲宮楚君離宮
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按子家所言
乃其在國時事杜預乃云輯蒲為殿屋野人之詞
又傳周有徐奄　惠定宇曰案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
從三叔為亂又汲郡古文云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
於邶以叛賈景伯杜元凱皆云徐即淮夷失之
又傳弗去懼選　沈小宛曰按呂覽少選之語屢見高誘注

少選少閒也又須臾也任數篇云選閒食熟高誘曰選閒須臾也又處方篇注選閒猶選頃也然此懼選者言可懼在目前耳杜預言選數亦一義云數其罪而加戮非也釋詁算數也選與算通用盤庚云世選爾勞釋文選卽算也後漢書注引詩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論語斗筲之徒何足算也車千秋贊傳贊引爲何足選也其毋言鍼弗去數嘗及矣猶云滿貫也

又傳崇卒也　沈小宛曰釋詁崇充也儀禮主人拜崇酒樂記復綴以崇皆訓充此言以卒充行伍杜訓爲聚也

又傳困諸阸又克　沈小宛曰孩舒言乘於阸而搏之又取勝之道趙奢曰道遠險狹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杜預

複說用車之事非也

又傳居于曠林　洪北江曰賈逵云曠大也史記集解按杜注曠林地闊蓋不從賈義今考李善文選引作曠埜則足證賈義爲長也

又傳遷實沈于大夏　顧亭林曰解大夏今晉陽縣定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解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今平陽府翼城縣也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所謂成王滅唐而封大叔者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遷國亦遠不相及況自霍山以北皆戎狄之地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

百里冀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
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
通大夏正義引括地志云大夏亦并州晉陽乃汾絳等州是
然則杜氏專指晉陽者非也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
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間也封
禪書齊桓公西伐大夏考之於傳則曰至高梁而還高梁在
今臨汾縣
又傳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注六氣
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女陽物而晦時注女
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焦里堂曰天元
紀大論鬼臾區曰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

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冰注云太陰爲寒少陽爲暑陽明爲燥太陰爲溼厥陰爲風少陰爲火皆其元在天木初氣也火二氣也相火三氣也土四氣也金五氣也水終氣也鬼臾區又云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此即醫和所云六氣序爲五節也但素問六氣爲寒水相火君火溼土燥金風木以醫和之六氣配之寒水陰也相火陽也溼土雨也風木風也陽明燥金所謂明也少陰君火所謂晦也以其爲少陰故爲晦晦者幽隱之地少陰爲腎其地幽隱之至醫和既云晦淫惑疾又申之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謂少陰少陰爲君火君火陽物也故女爲陽物其陽宜深藏故爲陽物而晦時不能深藏而淫

則陽不滑故生內熱素問言冬不藏精至春爲溫者亦其證也陰陽離合論云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太衝在北月盡之夕日月合於癸爲晦醫和以少陰爲晦又曲其辭曰女惟女即少陰故爲陽物女爲陽物猶云少陰爲君火杜不知此義言女常隨男故言陽物正義謂女是陽家之物皆非也

又傳風淫末疾　惠定宇曰賈逵以末疾爲首疾謂風眩也逸周書曰元首曰末易卦初爲本上爲末故上爲首爲節杜據素問以四支爲四末故謂末疾爲四支然不及賈注之當

又傳甲辰朔烝于溫　沈小宛曰按上云十二月者夏正之十月也此甲辰朔夏正之十一月王制疏引服虔曰祭人君

用孟月人臣用仲月顧棟高云服以甲辰爲夏正十一月此最有理傳曰閉蟄而烝杜注謂建亥之月蓋晉烝以孟冬而趙氏以仲冬烝於家廟禮也按顧氏猶未見王制疏所引服義晉之十一月於周爲正月傳以烝本冬祭不可繫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烝而後言甲辰朔明是兩月事後人循其讀而自知之如杜孔之說直云十二月甲辰朔趙孟烝于溫可矣何必先言晉既烝乎且甲辰之前於晉爲秋九月不得行烝祭歷考傳文如晉殺世子申生里克弒其君卓子及丕鄭胥童之殺經皆在春傳皆在前年之冬明是晉用夏正非由月誤今推朔閏十二月是甲戌朔按周建子至加祭祀蒐狩之禮皆用夏正乾鑿度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趙匡曰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天子諸侯皆然非獨晉也加大司馬職中冬教大閱若以九月爲中冬不亦傎乎顧氏辨此爲仲冬者是也云晉用夏正非也

二年經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沈小宛曰杜預云遂以爲卿故書之按子晳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是見在非卿之證子產之不討懼其宗强欲令積惡自斃豈肯復以爲卿杜預因有非卿不書之例遂不顧傳文並以誣子產其愚很如此

又傳欲去游氏而代其位　沈小宛曰鄭時六卿公孫段已替伯有子晳無由交代故欲去游氏而代其卿位杜預於經注已言子晳爲卿故不解代其位用心亦良苦矣

三年經北燕伯款出奔齊　沈小宛曰胡安國曰大夫國君

之陪貳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按此說最為允當若如杜言則春秋之經專罪君而宥臣也惠云此與衛侯衎出奔齊一例杜注謬

又傳若而人　沈小宛曰若而人猶言若干人杜預注謬

又傳豆區釜鍾　沈小宛曰杜預云四豆為區按管子輕重丁齊西之粟釜百錢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也注斗二升八合曰鏂五鏂為釜以管子文計之則云斗二升八合者是也鏂即區字杜預謬

又傳四升為豆　沈小宛曰顧云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

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獻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惠云按此傳云四升爲豆考工梓人云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一獻三酬則十升不得從四升之豆故鄭注豆當爲斗又鄭於陶人注云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三豆爲斗二升明豆不得爲斗矣旊人云豆實三而成觳先鄭云觳當爲斛觳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按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安得云觳受三斗故後鄭不從其說欽韓按籩人注云籩豆其容實皆四升晏子雜篇一豆之食則此文豆不當作斗毛晃麤疏宋人之通病

又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杜解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　世族譜子服仲叔也仲孫

蔑之子案仲孫也當爲仲孫它之誤魯語子服之妾韋注以爲孟獻子之子仲孫它然則它字子服故其子椒以子服爲氏杜以懿伯爲椒之叔父檀弓云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正義曰敬叔卽此敬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

四年傳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洪北江曰史記作紂爲黎山之會韓非子黎丘之蒐汲郡古文云帝辛四年大蒐於黎服虔云黎東夷國名也子姓（同上杜取此）按說文𨞲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今考黎正在紂都之東百餘里服虔云黎東夷之國是也杜注亦見及此而又注曰疑蓋不考之故

又傳將墮幣焉　沈小宛曰服云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廟傳選曰祭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按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特牲禮祝命挼祭注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士虞禮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齊魯之閒謂祭爲墮此墮幣者謂不將遷廟主但以幣主命載于齋車以行及反藏諸廟兩階閒有神道焉猶尸之墮祭故云墮幣杜預之鄙說也

又傳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杜注渾罕子寬　又定六年經鄭游速帥師滅許杜解游速大叔子　昭十八年傳使子寬子上杜解二子鄭大夫　正義曰子寬游吉之子世族譜子寬與游速渾罕爲一人駟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別有子上

非駟帶也世族譜雜人內有子上無子覓明渾罕爲一人也

又傳入棘櫟麻　惠定宇曰鄘玄曰汝水東逕櫟亭北春秋之棘櫟也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半淪水杜預以爲在東北未詳司馬貞曰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

又傳饗大夫以落之　沈小宛曰杜預云豭豬血釁鐘曰落按釁與落事各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注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庾蔚之禮記略解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此叔孫爲孟鍾鍾自當釁非饗也落固爲鍾饗乃落也杜預混言之

五年經舍中軍杜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

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　顧復初曰案杜氏此言不過因冥
十一年傳孟孺子洩帥右師而又言武叔退而蒐乘從叔孟
各自一軍故云爾不知此是武叔怯懦不敢出陳而委孺子
於敵故孟氏亦憤怨望無鬬志五日而始從未戰而先奔不
特叔孫與季貳並孟與叔亦互相推諉莫肯盡力此其證也
謂左右二軍而外另有叔孫之軍名斷無是理方望溪門中
軍既毀則仍二軍矣清之戰季氏爲左師孟叔爲右師則謂
三桓各有一軍誤矣
又經楚殺其大夫屈申杜注書名罪之　晏案楚人雖吳而
疑屈申之貳於吳殺其大夫罪累上也故不去其大夫杜注
以書名爲罪非也

又傳卿喪自朝　洪北江曰服虔云卿葬三辭於朝從朝出
正門卿佐國之楨幹君之股肱必過於朝而之也本疏按杜注
係臆說當以服氏爲是
又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杜注數十甲至癸日中
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
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
尊王公曠其位　案顧氏日知錄謂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
杜元凱注左十時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一日分
爲十二始見於此又案周禮保章氏掌十有二辰十日鄭注
辰是宿之位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
賈謂十有二辰書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十日者謂

甲乙丙丁之等也是周禮之十二辰即十二時自古有之至左氏之十時杜氏謂十二支亦未然十時即承上文十日言之十時仍指甲乙十干之數謂甲子時乙丑時等以干加支也元凱增爲十二又闕其二其說迂曲不可從漢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時加未翼章傳言日加申時加卯吳越春秋云今日甲子時

又傳朝聘有珪享頫有璋　沈小宛曰享頫並文則享獻之享非饗食之饗也小行人注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此所謂朝聘有珪享頫有璋也按聘禮聘於君用圭享用璧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此臣爲君使之禮也杜預言臣爲君使執璋不知其所據也疏亦知其說之不通而爲之護短箸步相仍矣

又傳羊舌四族注四族銅鞮伯華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惠定宇曰案世本叔向兄弟有季夙故服氏數伯華叔向叔魚季夙正義以季夙即叔虎非也叔季兄弟之次且叔虎已死不得與四族之數劉氏以爲別有季夙而規杜氏其言是也宰相世系曰羊舌職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肸字叔向鮒字叔魚虎字叔羆號羊舌四族

又傳晉人若喪韓起楊肸　洪北江曰按地理志河東郡楊縣應劭曰楊侯國即春秋時叔向采邑以邑爲氏故曰楊肸也劉昭注郡國志亦云楊叔向邑漢名臣奏載張衡說曰晉大夫食采於楊爲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惠棟曰楊字從手不從木今考張衡說見漢書注亦不言字當從手自宋楊

南仲欲引楊雄爲祖始造異說以爲子雲之姓當從手旁而
并春秋時晉國之屬邑亦改之不知左傳史記漢書並皆不
可誣也楊修云吾家子雲老不曉事云云兩漢士大夫最重
氏族儻非一姓則弘農華族又豈假成都僻姓以自引重乎
明楊雄之楊本當從木請刊本從手者皆北宋以後惑於南
仲之說好奇而改也惠氏亦爲其說所奪欲引以改經誤矣
又傳吳敗楚于鵲岸杜注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顧復初曰
高江村曰近志云今廬州府舒城縣西北有鵲亭即杜預所
云也然薳射自夏汭出薳啟疆別從江道交戰不應在楚之
內地杜佑曰南陵大江中有鵲尾洲即古鵲岸也此說可通
今江南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有鵲尾洲又池州府銅

陵縣北十里有鵲頭山高聳臨江故江曰鵲江岸曰鵲岸

六年傳聳之以行　沈小宛曰刑法志引作慫之以行晉灼曰慫古悚字說文引作慫云懼也按方言聳獎欲也戴震以欲爲獎之誤非也秦晉之閒相勸曰聳中心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則此聳之以行義亦可通杜預不當解爲懼耳韋昭楚語注聳獎也

又傳以其乘馬八匹句屬上讀私面句屬下讀　沈小宛曰上見鄭伯聘禮所謂賓覿也禮用束錦乘馬此八匹彌敬也聘禮覿後饔請有事於大夫此致聘君之問也故就館致饔餼後明日賓朝服問卿致君命皮帛訖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則此傳之私面也聘禮從容閒日爲之今此逆勞於祖當是私覿

之後卽請私面周禮司儀雖有私面屬君非此事也杜預不曉禮典乃以私面爲私見鄭伯賈公彥疏亦沿其誤

又傳士匄相士鞅逆諸河　陸德明音義曰匄本或作丐今傳本皆作士匄相士鞅古本士匄或作王正董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匄是范宣子卽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以爲介今傳本誤依王正爲是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爲介也按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匄無妨今相范鞅卽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正者解見前卷襄三十一年孔穎達正義曰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匄此人不當取士鞅之父同姓名而爲之介也案元朗之說則仍當作士匄杜氏好

阿王肅說故從王正沖遠阿杜謂俗本作㔁非也　洪北江曰釋文古本士㔁或作王正蕭遇王肅本同本疏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按正義云俗本或誤爲士㔁蓋嫌其士鞅同父名也古人尚質恐未必然今考石經已作士㔁諸本皆同未敢改定

七年經暨齊平　洪北江曰賈逵何休亦以爲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何爲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齊侯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本疏按賈用穀梁傳以外及內曰暨義最諦又經下云叔孫婼如齊涖盟明既平之後故往涖盟也

杜注用許惠卿說曰燕及齊平非也

又傳盟于濡上　江愼修曰杜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閒鄚縣入易水疏云高陽無此水未知杜何所據彙纂宋分高陽地置安軍金爲安州元以後因之濡上當在今直隸安州任丘之閒鄚縣在今任丘縣境今按漢地理志濡水出涿郡故安縣東南流至范陽縣合易水杜注誠與志不合故安城在今保定府之易州范陽今順天府涿郡也又按水經注濡水出故安縣西北大利亭東南合易水容城今屬保定府亦近涿州然則濡上當在今容城及涿州之閒而保定之安州與河閒之任丘皆非其地　洪北江曰地理志涿郡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並州浸濡水亦至范陽入

涞說文亦云濡水入涞按地理書皆言濡入涞而杜注獨言濡入易與班固正相反豈酈道元所云互受通稱耶惟高陽則實無濡水宜正義亦以此譏杜也

八年經蒐于紅　洪北江曰劉賈潁曰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十一年蒐于比蒲經書大蒐復書大蒐者言大衆盡在三家本疏按劉昭補注紅亭在泰山郡奉高縣西北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杜注以爲在沛國蕭縣誤今從劉昭說蓋沛國之紅亭水經注以爲即地理志之虹縣王莽改名曰貢師古曰虹亦音貢音義並異此傳釋文云紅日東反則陸亦不以爲沛國之紅也

又傳游服而逆之　沈小宛曰游服燕游之服元端深衣之

類杜預謂游戲之服歸

九年傳益加弁髦　沈小宛曰既夕記既殯主人說髦注兒生三月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按弁者三加之皮弁爵弁其緇布冠既冠而敝之髦則親沒而說之既說亦同於敝矣因通言之杜預言弁冠同名可也彼不詳髦之事孔疏因謂弁上之髦非親沒之髦謬也

又傳后稷封殖至難乎　沈小宛曰言周自后稷來積功累仁封殖此天下一旦令戎據之余一人不亦難乎杜據后稷播穀以戎之畜牧不耕對之謬甚

十年傳戰于稷　洪北江曰按此即齊之稷下詳下二十二年杜注以爲祀后稷之處殊無所據

又傳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沈小宛曰惠半農曰杜預既葬除喪之說至此乃窮故復作遁辭下云喪禮未畢如預說則卒哭而喪禮遂畢乎葬與卒哭爲時無幾諸大夫何不少待卒哭今云既葬未卒哭是知虞與卒哭異日雖其堅持除喪必在葬後之說已自前後皆亂矣何苦而爲此循叔向辭大夫語則是卒哭後猶不能見也若卒哭可見則叔向當示其期按杜預於僖三十三年注既葬反虞則免是即以初虞爲卒子皮之幣亦不至淹久而耗盡矣

十一年傳齊渠丘實殺無知杜注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

犇簡邑　江愼修曰今按西安縣故城在臨淄縣西三十里

渠丘當是公孫無知之邑齊僖公寵之以大邑是以致亂而

雍廩殺之非雍廩之邑也雍廩者饔人耳未必有邑

十二年經公子慭出奔齊杜注書名謀亂故　顧復初曰劉

氏敞曰慭患季氏強公室弱與公謀去季氏此則季氏之仇

而公之忠臣矣謀泄事變卒爲強臣所逐豈謀亂者哉苟使

慭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

又傳請免喪而後聽命　惠定宇曰此與下六月葬鄭簡公

杜二注謬戾皆當刪之李厚菴曰未葬而朝晉有是理乎李

以傳爲未可信棟謂非傳之誤乃杜以免喪之語而移其傳

之次也

又傳六月葬鄭僖公　惠定宇曰杜注云經書五月誤此誤耳古文左傳當在齊侯衞侯鄭伯如晉之前鄭伯欲如晉故速葬而往杜預欲附會短喪之說而移其次於後耳亂左氏者非預而誰　又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六月葬鄭僖公杜注子產辭享爲僖公未葬故明既葬則爲免喪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也鄭逼於楚以固事晉故父雖未葬朝晉嗣君不得已而行於情可許諸侯相享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故辭享爲得禮

又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杜注鮮虞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

有昔陽城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　顧亭林曰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此鼓之都而非肥都其曰在樂平沾縣尤誤正義載劉炫之辨甚明　顧復初曰高氏曰漢沾縣屬上黨郡晉屬樂平郡地在太行之東去中山絕遠劉炫駁杜曰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在鮮虞之東明矣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旣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昔陽旣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城謂肥名取於彼乎肥爲小國境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而建都於樂平之

縣也二十二年傳云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信矣旣云鼓都何以復云肥都是說也孔穎達舊反覆辨之意在回護杜氏輾轉支離至末後之說仍依然折而入於劉葢杜見滅肥之文繫於入昔陽之下遂疑昔陽爲肥都而不復其乖於滅鼓之傳今案前後漢志及水經注所稱皆同劉說當從之案高氏此條極爲精細肥國都當以杜注鉅鹿上曲陽爲是樂平沾縣之說非也劉炫云肥鼓並在鉅鹿鼓都在眞定府晉州州治卽隋鼓城開皇十八年以昔陽縣改舊足知昔陽爲鼓都非肥都也肥都在眞定府槀城縣西南七里魏收志槀城有肥累卽杜注鉅鹿下曲陽北之肥累城也若沾縣之昔陽乃在今

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東五十里俗呼夕陽城相去絕遠非也

江愼修曰彙纂今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有昔陽城元和志謂之夕陽城也案樂平去新樂幾三百里參之道里疑太迴遠今藁城西南亦有昔陽亭水經注謂之鼓聚與新樂接壤且其地爲肥國都劉炫所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卽是鼓都在鮮虞東南似較杜說爲的今按漢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是鼓聚昔陽亭爲一地杜於十五年釋鼓注不誤此年注誤劉炫規之是也孔疏强爲之辯今不錄藁城今屬正定府晉州隋分藁城地置昔陽縣尋改爲鼓城縣唐以後因之元於鼓城縣置晉州明省鼓城入晉州然則昔陽者今正定府之晉州鼓子之國也非

肥都此年荀吳入之而未滅至十五年乃取之　沈小宛曰
劉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而孔疏反覆辨之專
護杜預樂平沾縣之昔陽然其說不能當劉之辨核也顧楝
高以下曲陽爲是樂平沾縣去中山絕遠爲非欽韓考昭二
十二年荀吳略東陽襄二十三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乃晉山
東之地在魏郡廣平以北方輿紀要今冀州晉之東陽地則
荀吳略東陽入昔陽滅肥滅鼓同在今晉州無疑不得移昔
陽在沾縣也然劉氏規杜以昔陽爲鼓都非肥都則有意矯
之而非也鼓與肥同在下曲陽下曲陽縣故應劭漢書注司馬彪郡
國志俱云下曲陽有鼓聚此鼓子國也有昔陽亭此肥子所
都後人連而讀之遂謂鼓子國有昔陽亭傳云入昔陽者入

其國都君走別邑其時肥未滅也漢志眞定國肥纍縣故肥子國卽其別邑至八月壬午乃并滅之而以其君歸入與滅爲二事則肥固有二邑矣昭二十二年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緣昔陽非鼓地故鼓不爲備晉得襲滅之若如劉云鼓都則晉以坐甲於國門何得復爲僞糴而云襲之也方輿紀要承杜預酈元之謬遂指晉州之昔陽爲鼓子所都指山西樂平縣之昔陽爲肥子所都然樂平縣之昔陽去鼓城三百餘里西隔大山又元和志云昔陽城一名夕陽城本非定稱其名偶同耳顧氏依違劉炫杜預之閒則愈糾錯矣劉昭郡國志注又於下曲陽縣下引杜樂平沾縣之昔陽此殆不辨黑白者

又傳作祈招之詩　洪北江曰賈逵云祈求也招明也言求
明德也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游戲不過圻內昭明也
言千里之內足明德本疏　按賈逵本作祈昭與家語同馬融本
作圻昭又按招當作常搖反招與韶通孟子徵招角招史記
帝舜紀禹乃興九招之樂此其證也杜注以招爲祈父之名
殊無所據當以賈義爲長

十三年傳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　洪北江曰按地
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女陰原注
故胡子國陽安應劭曰道國也今道亭是吳房孟康曰本房
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南陽宛原注故申伯國又考荊爲楚
舊名上句言楚此句文法變言荊耳孟康注可據也杜注荊

荆山失之豈靈王時六國並遷於荆山之下乎

十四年經莒殺其公子意恢　沈小宛曰杜預云意恢與亂君爲黨故書名惡之家鉉翁曰郊公以子代父正也公子意恢君之黨必莒舊臣意恢死爲君故耳繼莒子卒而書意恢死意恢受託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郊公居喪不戚而不能正之以禮蒲餘與鐸謀爲亂而不能預爲之防身雖爲國而死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書莒無大夫故不書大夫按家氏之言可爲曲盡平允若杜說則寬於逐君之賊而罪其死君之臣獎亂成篡若說爲甚

十五年經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大衍推五月丁巳朔食失一閏今歷推之是歲五月丁巳朔加時在

晝交分十三日九千五百六十七分入食限

又經蔡朝吳出奔鄭杜注朝吳不遠譏人所以見逐而書名

顧復初曰案朝吳被無極之譖萬萬無可罪而杜乃謂其不遠譏人是朝吳於死後更受一重冤抑矣

又傳文伯揖籍談對曰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杜解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　正義曰世本云黶生司空頡頡生南里叔子子生叔正官伯官伯生司徒公公生曲沃正少襄襄生司功大伯伯生侯季午午生籍游游生談談生秦是也新唐世系表荀林父之孫曰籍黶一曰孫伯黶以字爲氏程氏說春秋分記云世族譜止載伯黶談秦三世

又傳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　沈小宛曰晉語秦伯納公子董因迎公於河韋昭注董因晉大夫周太史辛有之後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則董是人名顯然杜作董督之督今讀者以董之絕乃仍杜之謬

又傳三年之喪二焉　沈小宛曰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注云不言適子通上下此言天子以至士也　雷次宗曰既爲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又杖期章爲妻疏云夫爲妻年月禫杖亦與父在爲母同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按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則其喪之亦如三年也故喪服傳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云左氏傳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三年也

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
爲此三人爲喪主也然則君所主喪非獨妻與長子雖適婦
亦服之喪服傳適子父在爲妻不杖鄭云以父爲之主也杜
預云天子絕期不知所絕者乃旁期后之喪非旁期也
又傳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注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
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正義曰傳稱既葬除喪譏王
不遂其服知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也此言除喪當在卒
哭而上下杜注多云既葬除喪者以喪日卽虞虞卽卒哭卒
哭與葬其在一月故多舉葬約略言之以葬是大禮書於經
故也又傳曰王一動而失二禮杜注謂旣不遂服又設宴樂
正義曰以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樂必不可也襄十六年葬

晉悼公平公即位與諸侯宴於溫襄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其年十二月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宴樂　惠定宇曰雖貴遂服指后世子之喪若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安得爲此抑揚之語乎預邪說亂經孔氏扶非皆不足取　沈小宛曰中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是爲父母與爲祖後者雖貴遂服無論矣不杖期章鄭云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疏云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此太子王后之喪本亦遂三年之服今王以其卑幼而不遂故云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預邪說與

叔向語意大隔礙矣

十七年經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元志姜氏云六月當乙巳朔交分不叶不應食大衍云當在九月朔六月不應食姜氏是也今歷推之是歲九月朔甲戌朔加時在晝交分二十六日七千六百五十分入食限

又傳使長鬣者三人注長鬣多髭須與吳人異形狀詐爲楚人　焦里堂曰昭七年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注云鬣鬚也欲先誇魯侯楚語伍舉述此事云使大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韋昭注云長鬣美須髯也杜以鬣爲須蓋本諸韋昭乃說文巤毛巤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巤巤之形巤髮

鬚鬣也是鬚爲髮毛不可以爲須說文又云儠長壯儠儠也引春秋傳云長儠者相之儠鬣當儠之假借楚子使長壯者相以爲威勢以示尊俠此吳人取餘皇亦是使長壯者三人潛復於舟側耳若詐爲楚人不必潛伏矣吳楚相鄰多鬚須之人何遂爲楚人與於吳人之形狀豈生於楚者皆長鬣生於吳者皆少須也若七年正義謂吳楚之人少須故以長須之人爲夸美其意尤鄙

十八年傳大人患失而惑至能無亂乎　沈小宛曰按文當謂大人有患失之惑心又將謂無學不害不害則不學之志益堅如此則一切苟且因循不張國乃滅亡也杜預謂學而失道學豈有失道眞悖妄也陸粲又謂大人懼遵眾而失位

小志惑亂夫衆人卽不學何至惡大人之學而有失位之患
此皆不達道理循文而失其義也
又傳逾期三日　沈小宛曰陸粲曰大叔廟寢之間不便於
菟宜除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産見之而有後命
也杜預謂處小不得一時非
又傳許曰余舊國也　顧亭林曰先許遷而鄭得其地成十
五年許靈公畏逼于鄭遷于葉鄭人因有舊許之地襄十年
東侵及許是也解以爲許先鄭封非
十九年傳鄭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杜解寧向戌
子也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向氏別祖肸生訾守訾守生二
子曰鱣曰戌戌生五子曰勝曰宜曰鄭曰行曰寧寧生羅羅

生五子曰巢曰魋曰頎曰子平曰牛世族譜乃以寧爲戌曾孫誤矣又世族譜云巢爲戌曾孫據巢爲戌曾孫則寧爲戌子世族譜杜氏所述自異若此之誤又肸嚳守鰌杜譜並闕

杜解向戌桓公曾孫疏引世本桓公生向父肸肸生司城嚳守嚳守生小司馬鰌及向戌定九年傳杜解向巢戌曾孫向戌兄檀弓鄭注向戌孫名魋正義引世本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眇眇即向巢也據世本向巢爲戌之孫杜妄云曾孫不依世本非也

又傳若大城城父　沈小宛曰杜預云今襄城城父縣城父當作父城挍傳之城　父前志屬沛續志屬汝南預注誤也襄城之父城在汝州郟縣西四十里漢屬潁川郡晉分潁川置

襄城郡

二十年傳棠君尙　沈小宛曰顧棟高謂是江寧府六合縣故棠邑者非也此當與楚近方輿紀要棠谿城在汝寧府遂平縣西北百里史記正義故城在豫州郾城縣西八十里

又傳華亥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杜解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　正義曰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當景公之世辰及地不得爲元公弟世族譜辰地皆元公子諸本皆云元公弟當時傳寫誤耳陸氏釋文云案公子辰是景公之母弟地是辰兄皆當爲元公之子今注皆作元公弟誤耳

又傳謚曰成子　沈小宛曰杜註胥從公故岳珂沿革例云

注蓋以其宵自竇出徒行從公而賜謚其字當作宵則注與傳上文合今諸本諸注皆作霄誤也

又傳齊侯疥遂痁注痁瘧疾　焦里堂曰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陸氏此論極明杜不訓疥者不必訓也所云後學之徒指生杜後者顏之推家訓云世閒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疥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豈有患疥轉作瘧乎正義引梁人袁狎云疥當爲痎痁是大瘧痎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正義申說之云狎之所言梁主之說

也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並作痁有熱瘧痎二日一發瘧令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痁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痁乎之推本仕梁其說與袁狎同皆本之梁元帝耳此傳記晏子之言而原於諸侯之賓問疾者則但曰齊侯疾期而不瘳可矣乃必詳之曰疥曰遂痁者明其期而所以不瘳者特此疾而已蓋疥癬不已又患痁瘧二者皆小疾而久淹諸侯之賓欲誅祝史詳此二疾本齊侯之侈耳觀其田於沛樂於遄臺則其無大疾可知矣疥癬本不易遽痊因而又患痁儒者謂病疥惡寒變瘧其說本迂孔穎達謂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其說尤謬瘧以二日一發為重頻日發為輕若果二日

變爲頻日其疾已就愈何云以小致大乎傳於許止弒君云夏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明瘧小疾飲藥致死爲止弒君之定案也此傳云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明以小疾勞賓所以景公雖有復霸之志而不能也徒沾沾於疥癬之惡寒瘧疾之頻日豈史筆哉袁狎稱疥患疾久痳即疹字說作疢　沈小宛曰疥字無義仍當從梁元帝音該瘧輕於痁故云遂痁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秋爲痎瘧則痎是時瘧說文痎二日一發瘧痁有熱瘧哀五年傳痁作而伏韓昌黎集宿酲未解舊痁作則痁是老瘧今所謂三陰瘧王砅素問注云痎老也亦曰瘦也其義非也又頻日發之瘧較輕於間日疏以痁爲頻日發者亦非

二十一年傳敗華氏于新里杜注華氏所取邑　顧復初曰案下文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於公而歸華姓居於公里亦如之意亦城內里名如子產居東里之類耳且前云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墉乃桑林之門以守則已與宋分國而居安所事邑大敗之後仍圖南里明年始從南里出奔楚是華氏始終不離宋地內未嘗更有新邑也

又傳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杜解呂封人華豹華氏黨　正義曰呂邑封人官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字王肅董遇並云呂封人華豹釋例譜一人兩見名字不同皆兩載之宋雜人內有呂封人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字也定本有華字

二十二年經王子猛卒　沈小宛曰孫復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猛所以別孽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杜預言未即位嫌與經傳違

又傳人犧實難己犧何害　沈小宛曰言與人爲犧則難已用其犧何害喻王之立子朝亦由於己注疏及邵寶解此並支離不了

又傳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杜解獻公劉摯伯蚠劉狄　定四年正義引世族譜云伯蚠劉文公劉狄劉卷劉子爲一人

左傳杜解集正卷七

左傳杜解集正卷八

淮南山陽丁晏學

昭二十三年經獲陳夏齧杜解夏齧徵舒元孫　正義曰世本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御叔生徵舒舒生惠子晉晉生御寇寇生悼子齧齧是徵舒曾孫杜云玄孫未詳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夏氏祖宣公子子西生御叔御叔生徵舒徵舒生晉晉生禦寇禦寇生齧齧生區夫世族譜止列御叔徵舒齧區夫四人餘皆略焉又案齧乃徵舒之曾孫世族譜謂爲徵舒三世孫是也至集解又以爲元孫自相矛盾當以世族譜爲正

又傳使各居一館　洪北江曰賈逵云使邾魯大夫各居一

館鄭衆云使叔孫服回各居一館邾魯大夫本不同館無爲復言使居一館也欲分別叔孫與子服回不得相見各聽其辭耳服虔並載兩說仍云賈氏近之本疏按服氏以賈義爲近杜注從鄭說今考上下文法則賈義爲長下云舍子服昭伯於他邑方與叔孫別處耳

又傳吳太子諸樊入郹　釋文曰吳太子諸樊案吳子遏號諸樊王僚是遏之弟子先儒又以爲遏弟何容僚子乃取遏號爲名恐傳寫誤耳未詳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人雖是東夷亦不應言也　顧亭林曰吳子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正義亦以爲傳寫之誤

二十五年傳爲九文　沈小宛曰王鳴盛後案曰此卽鄭注春官司服之九章也而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以此爲九華既爲草華藻又爲水藻九章之中何以取於草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爲卷冕華蟲爲二安在其爲驚冕除去宗彝安在其爲毳冕援諸司服之文展轉不合其謬三三諸說總以鄭爲正

又傳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顧亭林曰解蒞襄公別立廟陸氏曰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蓋有獨豐於昵者如閔二年禘於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也今此禘於襄公亦然杜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卽別立二公廟無緣不

書

又傳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注恥為平子所欺因而自殺　惠半農曰昭公之伐季氏也平子登臺而請請囚請亡皆不許殆將殺之矣當是時莫敢有倡言救之者而叔孫昭子之臣司馬鬷戾獨敢先倡言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孫氏見叔孫氏之旌也亦往救之遂殺郈昭伯而伐公徒公徒敗而公遂出然則逐昭公者非季氏乃叔孫氏也叔孫婼素有賢名先是如闞蓋婼預知公謀故公如闞以避之及歸自闞而從公於齊人皆謂婼有納公之志如其誠然則逐昭公者叔孫氏之臣鬷戾實為之首叔孫氏曷為不戮鬷戾以請罪於公哉彼方任之為爪牙焉肯加之以

斧鉞則其救季氏而敗公徒也實蓄陰指使之而陽爲納公之計以避惡名及平子有異志則又諉其罪於季氏若曰臣欲安衆而納公不可者意如也故其疾病將死又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以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謂非大奸慝杜預又從而附會之以爲因祈而自殺叔孫氏尙不能殺飈戾又焉能自殺以明其志乎預之妄皆若此

二十六年傳縛一如瑱　沈小宛曰說文縛白鮮色也聘禮注紡絲爲之今之縛也蓋絹色鮮白說文與鄭義同也按周禮羽人受羽十摶爲縛注云縛羽數束名爾雅十羽謂之縛此縛蓋亦二兩之都數也陳祥道禮書引作縛之如一瑱意謂卽束縛之縛非也

又傳萬民弗忍居王于彘　沈小宛曰杜預云不忍害王也按與史記所載不合劉炫以爲不能忍王之虐按紀年厲王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此不能忍王之虐之證

又傳攜王奸命　顧亭林曰解云幽王少子伯服朱鶴齡曰幽王在位十一年計伯服之生不過數歲而褒姒爲犬戎所虜必無復立其子之理正義引汲冢紀年幽王既弑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太子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是攜王者余臣也按此則攜王之攜乃是地名猶厲王流彘詩人謂之汾王或以謚法怠政交外曰攜非也梁元帝用尚書左丞劉瑴議謚其

兄邵陵王綸爲攜王取此名而義不同　洪北江曰束晳按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爲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本疏按竹書紀年幽王八年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十一年犬戎入宗周弒王下卽云犬戎殺王子伯服是攜王非伯服舊說誤也紀年又云是年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況約注是爲攜王二王並立是攜王爲王子余臣至平王二十一年紀年始云晉文公殺王子余臣於攜是矣攜爲周地杜春秋地名曰攜地闕卽其證平王立二十餘年而余臣始爲晉所殺則其時亦當如東王西王之並峙故云奸命也杜既承舊說而誤而正義又云余臣本非適故稱攜王是又不知攜爲地名而誤以爲諡號矣皆非

也

二十七年經吳弑其君僚　沈小宛曰杜預云稱國以弑罪在僚按此說亦是奬亂賊爲高貴鄉公事解說也鄭玉春秋闕疑曰王僚之弑由季札之讓也先儒謂春秋書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吳之大臣舍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歸罪於季子也

又經楚殺其大夫郤宛杜注無極楚之讒人宛所明知而信近小人以取敗故書名　顧復初曰棨杜此解尤無聊據傳郤宛何嘗親近費無極乎　沈小宛曰杜預云書名罪宛按經云殺其大夫明被殺者無罪家鉉翁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是以有入郢之禍

又傳率師圍潛　沈小宛曰按續志及晉志廬江郡俱有潛縣杜預乃舍潛而引六何也一統志灊縣故城在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此漢之灊縣也江南通志潛城在廬州府廬江縣城南三里今邑名潛川以此此蓋春秋之潛也

又傳羞者獻體　沈小宛曰燕禮小臣請執羃者與羞膳者蓋別有進膳之人獻體者獻肉體也獻體當升堂近公席故下云改服於門外唐時至御前皆搜索亦如此也杜預以獻體爲解衣則發露其形何用又改服乎

又傳令尹子常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杜解令終陽匄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陽氏別祖王子陽生尹尹生匄匄生三子曰令終曰完曰佗佗與令終俱爲匄之子世族譜誤以

陽完及佗爲令終之子今正之

又傳使宰獻而請安　沈小宛曰杜預謂齊侯自安不在坐此則公食大夫之禮矣齊侯雖卑公不應若此劉炫據燕禮司正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當如彼使宰請魯侯自安耳服說亦然按燕禮旅畢樂卒立司正而後請命卽安彼是燕其臣下之禮猶備儀節今始獻而請安是亦卑公也惠云管子幼官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伯主客諸侯之禮非比公於大夫也以證此事迂遠惠說非也

二十八年傳盂丙爲盂大夫　顧亭林曰今本作孟丙者非漢書地理志云盂晉大夫盂丙邑以其爲盂大夫而謂之盂

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

又傳退朝待于庭　沈小宛曰退朝者二子朝魏舒而退也杜預言魏子朝君者非

二十九年傳官宿其業　沈小宛曰服云宿思也今日當預思明日之事如家人宿火矣按待牲禮宿尸宿賓周禮大宗伯職宿眡滌濯注宿申戒也皆是來日之事而預爲之故曰宿服說是杜非也

又傳有烈山氏　沈小宛曰杜預云烈山氏神農氏世諸侯劉炫云烈山氏即神農非諸侯按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注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在今隨州或

日有烈山氏按農郎杜路史云烈山氏杜炎帝子也杜不讀祭法因有此謬

又傳晉國一鼓鐵　沈小宛曰杜預云令軍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惠注按管子地數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與隱義同杜預之注不辭也

三十年公在乾侯　沈小宛曰胡傳公去社稷於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按此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意深也前此猶冀其反國至是齊晉相視莫發爲公之禮屈辱已甚無

可幾望故此後詳其所在傳云非公者見公所謀不臧何嗟及矣且徵過者見强臣怙惡大國棄義之過服云徵季氏之過是也於此言季氏閔而釋之迂也杜預專咎君上邪說不足道矣

三十一年傳不爲義疾　洪北江曰按義亦利也古訓義利通廣雅俄衺也俄義同聲字書立政茲乃三宅無義民呂刑鴟義姦宄義皆訓傾衺杜注云見義則爲之失之矣

又傳庚午之日日始有謫注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夫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與以始變爲占也　焦里堂曰春官占夢注引此傳謫作適疏引鄭志云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

甲午戌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適同四十二日如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是謫卽適氣史記天官書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變咎徵也孟康曰謫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然則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前四十二日十月十九日庚午日旁先有黑氣史墨因日食推及日食前之有適氣故兼以庚午占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杜云十月十九日鄭云八月十九日三統歷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鄭云日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本三統歷也末有尾星卽謂終於尾九度也房心尾爲大辰傳云日月在辰尾則尙在大火若已析木則但起尾十度不可云辰尾此

十二月朔杜言夏十月以朔與言鄭言夏九月以節氣言蓋未交立冬則仍九月也若然上推前四十二日在壽星之次於夏爲八月於周爲十月庚午在八月十九日何以爲九月節蓋旣以十月朔爲九月則八月十九日必無九月節之理當云八月節也八月十九日在八月節九月十九日在九月節誠十一日長曆是大至十月辛亥朔尚在九月中故是日日月在辰尾仍爲夏之九月也抑又考之三統曆春秋昭公即位三十二年及定公未立定公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殷曆以爲庚午杜氏長曆所推定七年正月庚子朔二月庚午朔正月晦日己巳三統蓋以長曆二月爲正月自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數至定七年正月己巳朔當得二千五百

九十八日每年恆氣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七乘之得二千五百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三爲定七年冬至距昭公三十二年冬至以減前積餘四十一日四分日之一則冬至在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爲夏十一月十三日加三十日有奇爲小雪在昭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又加十五日有奇爲術遲約而計之是十二月辛亥朔正在寒露霜降之交知其爲夏之十月而實爲夏之九月節仍建戌猷寅乃知入郢之日爲庚辰鄭氏學三統厤以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步之知此日月在辰尾爲建戌之月有精澂也十月朔仍建戌則八月十九日爲八月節無疑占夢疏所引九月節決爲八月節之譌也杜氏以三統爲最疏其編長厤但以干支

排次昭三十二年至定七年僅有定二年五月四年十月兩閏而七年之中僅得八十六月大衍於定七年閏正月正月晦日己巳冬至則閏在至後亦異於三統三統一歲之分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零五以五年乘之得二十萬七千九十八零五爲七年周天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除之得八十六箇月一千三百八十六分以八十一分收之得十七日九分自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上溯八十六箇月十七日九分是當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冬至始建子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小雪始建亥其朔日仍建戌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十一月合子夏九月

陽自子左行建戌陰自子右行厭寅故建戌厭寅鄭云辰與戌對申近庚寅與申對故知庚辰建戌與辰衝厭寅宜與申衝申亦地支須用天干故取申之相近者庚也鄭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蓋二十四時之變十二支閒以八干維以子左旋則子近癸寅近甲卯近乙巳近丙午近丁申近庚酉近辛亥近壬以子右旋則子近壬戌近辛酉近庚未近丁午近丙辰近乙卯近甲丑近癸申近庚者據左旋言也丑近癸者據右旋言也今羅經二十四山相兼原本於此（別有書詳之）不用三統不知日月會辰尾爲建戌則不知所以庚辰入郢之故正義謂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又云

食在辛亥之日更以庚午爲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何未詳鄭志也其以鄭本三統殊乎長歷所排耶

三十二年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沈小宛曰宋史天文志石申日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淮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鄭云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按淮南子天文星部地名云斗牽牛越須女吳晉書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陳卓揚州躔次云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是吳越同次而異宿是年歲星適在越

分若使吳越共之史墨必不僅云越得歲也鄭精於律算有以知之孔穎達輩扶杜抑鄭乃斥爲妄之甚則眞狂妄矣保章氏疏引服云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武宮之歲龍度天門西爲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元枵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鄭君之義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遠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伐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

十二爲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歲星去矣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積二十八年而越滅吳宋史天文志凡五星之行古法周天之數如歲星謂十二年一周天乃約數耳晉灼謂太歲在四仲則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則行二宿故十二年而行周二十八宿其說亦非夫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星之行自有盈縮豈得以十二年一周無差忒乎唐一行始言歲星自商周迄春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因以爲常以春秋亂世則其行速時平則其行遲其說尤迂既乃爲後率前率之術以求之則其說自悖矣今紹興歷法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贏一次矣然則先儒之說安可信乎

又傳士彌牟營成周　至　以爲成命　沈小宛曰按此乃估計爲簿書以待諸侯之集明年傳終言畢城之事顧氏炎武誤會爲此已城乃云傳重出耳

又傳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沈小宛曰雷乘乾曰大壯五陰二陽二當升五五以喻魯君二以譬季氏曰以卦言之大壯二月之卦至三月則成夬矣故曰天之道也杜氏謂震在乾上君臣易位此爲不知易理坤在乾上乘泰又何說耶按集解陸績曰天尊雷卑君子見卑乘尊終必消除故象以爲戒非禮不履愚謂雷者天之號令震者乾之長子雷乘乾則君有權而臣竊之故六五喪羊於易位不當也陰陽失正終亦不久故曰天之道也

定元年傳魏子莅政　沈小宛曰顧炎武曰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者兩收而失刪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爲晉之十一月而庚寅栽即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豈有遲至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按顧說雖辯然此年辛巳日爲正月則不得以去年之己丑接今年之庚寅也蓋去年魏舒赴周馳使列國徵集期會須曠時日士彌牟預度其功若受功之後不過三旬而畢也據長歷是年正月乙亥朔辛巳月之七日庚寅栽是正月十六日去年十一月亦乙亥朔己丑是月之十五日朔周偶同故顧氏爲此說然十一月大是甲辰晦正月小乃癸卯晦朔同而晦異也

二年傳私出　至以敲之　沈小宛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以賜鍾人於門內霤大射禮亦如之言鍾人而不

及閽人則閽人固無乞肉之事又私出尚未取脯故奪閽杖以敲之燕禮閽人爲大燭於門外賈公彥曰古無麻燭而用荆燋則杖是所削之荆也又按私出謂便旋出也杜預以爲出避酒者非

四年傳命以伯禽　沈小宛曰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傳云王爲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疏云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紀年成王八年王初洮阼親政命魯侯禽父遷庶殷於魯即此伯禽之命也以下文康誥唐誥蔡仲之命推之知此命伯禽是策命之書也杜預解此云皆以付伯禽可謂目不知書

又傳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洪北江曰按服虔注大夏在

汾澮之閒不得至晉陽杜注誤顧炎武日知錄已辨之

又傳管蔡啟商惎閒王室注惎毒也　惠定宇曰惎當訓爲教宣十二年注訓惎爲教　言管蔡開商叛周之心而教之乘閒以亂王室張衡西京賦云天啟其心人惎之謀與傳意合左傳惎字凡四見宣十二年傳楚人惎之當依說文作畀哀元年傳少康惎澆當訓爲毒說文云惎毒也二十七年傳趙襄子惎知伯當訓爲忌小尒疋云惎忌也　此傳當訓爲教小尒疋云惎教也　杜唯哀元年注得之餘皆非也

又傳五叔無官　沈小宛曰杜預以毛叔聃當五叔之一按史記非同母弟也周書克殷解毛伯鄭奉明水周本紀毛叔奉明水則毛叔名鄭不名聃杜預蓋誤合聃季也

又傳舍舟于淮汭　沈小宛曰杜預云過蔡而舍之按蔡都
今汝寧府新蔡縣吳伐楚從淮入江不能過蔡境也淮汭蓋
在光黃之境

又傳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　釋文曰世族譜季芊畀
我皆平王女也服云畀我季芊之字正義曰世族譜季芊與
畀我二人皆平王女也服虔云季芊許嫁而字畀我季芊字
也禮婦人許嫁笄而字季芊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
改適鍾建耳杜不從服　洪北江曰服云畀我季芊之字釋文
服虔云季芊許嫁而字畀我季芊字也禮婦人許嫁笄而稱
字季芊稱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本疏按世
族譜以季芊畀我爲二人今考當以服說爲是顧炎武云下

文但稱芉知非二人

又傳涉睢　顧亭林曰傳氏曰雲中雲夢澤中也蓋江北之夢在今湖廣德安府考睢漢二水皆入江楚子既涉睢而西復還入睢由睢而入江繞吳兵之南而北濟以入郢自郢而奔隨也解以為江南之夢非　沈小宛曰方輿紀要沮本作睢沮水出鄖陽府房縣西南二百里之景山東南流經襄陽府南漳縣南境又南逕荊州府夷陵州之遠安縣東水道提綱沮河出遠安縣北境之北風山南流曲曲百餘里曰湖水河南經江陵縣城西折東南流七十里至當陽縣西北境而入安陸府荊門州界至當陽縣北又東南與漳水合至枝江縣入大江水道提綱江水又東至江陵縣西南境之沲门北北岸有沮河漳河北自古麥城合而南流注之按此昭王涉睢

自郢都趨東北走故下云涉睢濟江入雲中杜預謂西走者非

又傳入于雲中　沈小宛曰方輿紀要雲夢澤在德安府南五十里水道提綱雲夢跨江南北江北尤巨自荊州府江陵以東潛江以南監利以北沔陽州前後左右諸湖渠皆首受漢水支津於大澤口之西（在安陸府潛江縣西北）張集港之南東南流入江按下云王奔鄖奔隨則自江北之雲直向北走杜預以爲江南之夢非也

又傳不敢以約爲利　沈小宛曰不敢於王窮約之時徼利杜預以約爲要言非

五年傳將以璵璠斂　沈小宛曰呂氏春秋安死篇注璵璠

君佩玉昭公在外季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杜氏此注全襲用說文璵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字勝按初學記孔子語以爲逸論語

又傳涉其帑　沈小宛曰廣韻其字又漢複姓世本楚大夫涉其帑則此是人姓名不得謂籃尹

八年傳遂毁之主人出師奔　洪北江曰賈逵以爲主人出魯師奔走而郤退言魯無職備也本疏按杜注屈曲當以賈義爲長

又傳魯于是始尚羔　沈小宛曰杜預云魯始知執羔之尊賈云周禮公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執雁魯廢

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尙羔鄭衆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爲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之而始尙羔按賈謂魯之僭禮反出魯上杜謂魯不別羔雁之尊卑是皆謂魯憒然無知秉周禮之謂何鄭說得之

又傳公鉏極杜注公彌曾孫桓子族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曰公彌生頃伯頃伯生隱侯伯隱侯伯生公鉏極世族譜闕不可續者二世至公鉏極

又傳叔孫輒無寵於季孫氏杜解輒叔孫氏之庶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輒州仇庶子也世族譜附在雜人非也

又傳桓子咋謂林楚　沈小宛曰杜預云咋暫也按咋不可

訓暫考工記鍾侈則咋注云讀咋咋然之咋聲大外史炤通鑑釋文咋大聲也然桓子方虞陽虎不應大聲告人後漢書馬援傳但婁膝咋舌魏策吳起與田文論功起咋舌不敢談則咋舌非大聲乃縮舌含糊之謂耳唐石經初刻作乍蓋依注暫也之訓

又傳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杜解公期孟氏支子家公期爲孟懿子之族世族譜闕　沈小宛曰公期者託魯公有所期會徵發即築室於門外是也蒲圃在魯東門外以爲季氏援也杜預言公期孟氏支子非也

又傳喜于徵死　沈小宛曰隸釋羊竇道碑盜賊徵止以徵爲懲荀子正論注徵讀爲懲左傳徵木又作懲此言魯人之

喜以其先木懲懼於死上林楚云違之懲死同杜預作徵召解非

九年經次于五氏　沈小宛曰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杜預曰諱伐盟主以次告按齊衛既擣於晉方且逞强以搖晉何有所諱家鉉翁曰不與之以伐也

又傳晉車千乘在中牟杜解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

正義云此中牟在晉境內也趙世家云獻侯即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云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又云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杜言今滎陽有中牟縣謂此河南之中牟也晉世分河南為滎陽郡中牟屬焉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境所及故云迴遠疑非也又三家分晉中牟屬魏

則非趙得都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此言晉車在中牟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或當是一必非河南中牟當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耳臣瓚作漢書音義云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衛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衛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溫水之上瓚言河南中牟非此中牟誠如其語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不知其所案據也

十年傳公會齊侯于夾谷杜注卽祝其　顧亭林曰在今萊蕪縣　顧復初曰案南畿志云祝其故城在今江南海州贛

楡縣西五里卽春秋時夾谷漢爲縣宋省考兩漢書及晉書志俱有祝其縣宋南齊志則云祝其利城二縣寄治於京非本縣矣顧楡北至曲阜魯都有三百餘里而齊更在魯北齊强魯弱豈能屈駕至魯之南境而與會魯又何苦越其國都而會齊於國之南鄙耶舊說以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疑爲齊魯會盟處猶以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而以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爲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若海州贛楡則斷無是理也齊魯以泰山爲界史記明云其陽則魯其陰則齊豈有越今山東兗州沂州二府而遠會於江南之海州於勢則不便於情爲非宜此蓋與楚子重克鳩茲至於衡山在烏程

縣南同一誤也　沈小宛曰日知錄金史云淄川有夾谷山
一統志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
其陽卽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
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爲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則又云夾谷
在縣南三十里按新泰縣界未知其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
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欽韓按今一
統志夾谷峪在泰安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云夾谷山在海
州贛榆縣西四十里此本寰宇記而以春秋之夾谷在海州
者爲是云祝其漢縣在贛榆縣西五十里知夾谷宜在此地
按齊魯好會宜就兩國境上胡爲遠至海濱漢之祝其不必
卽傳之祝其當從顧氏爲允

十一年經叔還如鄭涖盟杜解叔還叔詣曾孫　正義曰世族譜云叔還叔弓曾孫也又世本云叔弓生定伯閱閱生西巷敬叔敬叔生成子成子還還爲叔弓曾孫杜云叔詣曾孫傳寫誤耳釋文云叔還是叔弓曾孫此云誤也案杜此解有誤當以世族譜爲正

十三年傳戍也驕其亡乎杜解戍文子之子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公叔氏祖成子當當生公叔發發生戍世族譜闕當一世案檀弓鄭注文子獻公之孫名拔又作發論語疏引世本獻公生成子當當生公文子枝枝生朱爲公叔氏枝爲拔字之誤又檀弓公叔木鄭注木當爲戍春秋傳爲戍

哀元年傳夫屯晝夜九日　沈小宛曰杜預云夫猶兵也劉

炫曰夫屯爲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按古兵字祗謂甲兵五兵魏晉閒始謂士伍爲兵有老兵兵子之目杜預注不文古者版築之役即士卒爲之劉謂別有城夫又非也

又傳敗越于夫椒　惠定宇曰賈逵曰夫椒越地杜氏云夫椒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司馬貞曰賈說得之杜以爲太湖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不得一且夫差以報越爲志又伐越當在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又案越語云敗五湖也　沈小宛曰索隱賈逵云越地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爲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爲一且夫差以報越爲志伐越當在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

中欽韓按越絕越地記夫山者句踐絕糧困地去山陰縣十五里此夫椒在越證矣夫椒所在埋於俗說故紹興府志不載而吳縣太湖中之包山偏得夫椒之名

二年經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杜注懷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晏案左傳蔡遷州來吳師入蔡委罪於駟而殺之稱國以殺殺無罪也杜注懷土之說周內之深文也蔡受命於楚而背楚請遷於吳而誑吳又殺執政以爲解駟何罪乎

又傳使太子絻　沈小宛曰杜預云絻者始發喪之服按主人之祖而免自小斂以至啟殯反虞卒哭皆是也當是而免自大功以至緦麻於喪所皆是也喪服小記遠葬者及郊而后免反哭明反哭時有免也又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

必杖則君弔時又特爲君免所以然者君弔則當哭踊哭踊則袒免尊不施於袒故必免疏云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至啟殯葬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經記所載甚明安得以免爲始發喪之服孔疏殆欲護短爲之說云禮不至喪所不括髮故以絻代之耳按奔喪禮云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經文出此兩條以見括髮不必喪所又不必服內也故公孫歸生聞宣公之喪括髮袒三踊於郊疏家扶立鄙學乃敢抹殺經文以欺後世何其悖也愚謂太子絻者爲下偽自衛逆太子耳小記所謂及郊而后免蒯聵忘父之人耳平時已聞喪未成服也

又傳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沈小宛曰兵車之旆所謂大將旗鼓也先建旆於兵車示中軍精銳在是與罕駟兵車來者先列陳待之所謂虛者實之也杜注不了

又傳趙孟喜曰可矣　沈小宛曰顧云以范中行氏失援樹剛必將亡按下傳使云猶有知在則爾子之喜正爲范中行氏發也杜解謬

三年傳外內以悛　洪北江曰按杜訓悛作次無此義訓疑當從方言悛改也蓋謂內外皆改次耳漢書公孫弘傳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悛李奇注曰言有次序也悛遂字同

四年經盜殺蔡侯申　正義曰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蔡世家云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今

昭侯申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注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二申必有誤者俱是經文未知孰是陸氏釋文云蔡侯申今本皆如此案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元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也

又傳將通于少習以聽命　洪北江曰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水經注　按水經注丹水出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武關按此則少習非即武關乃商洛中之阨道耳京相璠說甚明杜注誤

五年傳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沈小宛曰晏子內篇諫上淳于人內女於景公生孺子荼管子戒篇桓公外舍而不鼎饋

中婦諸子謂宮人盡不出從乎君將有行注云中婦諸子內官之號杜預謂諸子庶公子也非

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洪北江曰按水經注以塗山爲即山陰之會稽山譏杜爲誤但引國語吳伐越爲吳伐楚則道元失之

又傳秦丘至鍾邪　沈小宛曰杜預云梁國下邑有秦丘亭按曹是小國既云棗邑於其郊必不得遠至梁國之下邑今歸德府夏邑縣　劉昭注務奉杜氏爲主蓋所學尙杜也今顧棟高都邑表亦依倣之而虛指其所在恐誤後人也

八年經杞伯過卒　正義曰世族譜云僖公過悼公曾孫按悼公祖文公以昭六年卒父平公以昭二十四年卒悼公以

定四年卒未應有曾孫可以授之國也杞世家僖公過是悼公之子疑譜誤

又傳所託也則隱　沈小宛曰按隱者身不與焉若鄭公子蘭無與圍鄭也後漢書任光傳注隱避也杜預謂隱惡者非

又傳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沈小宛曰按二語即雖無同好猶有同惡之義建樹善者謂之自立杜之解此企逆語意

又傳以伐武城克之　沈小宛曰劉炫以爲實克武城者是孔氏依杜力主武城尚未克按此南武城也續志泰山郡南城是又有東陽城方輿紀要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九十里東陽城在縣西南七十里下傳吳師克東陽而進則先經之武城固已克之何須教吳必克乎

十一年傳孟孺子洩帥右師杜解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彘生捷世族譜闕案論語孟敬子馬融注魯大夫仲孫捷正義曰鄭玄注檀弓云敬子武伯子名捷是也

又傳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杜解之側孟氏族字反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孟之側注爲孟氏族世族譜載之雜人非也

又傳對曰從司馬　沈小宛曰叔孫爲司馬見昭四年言已爲此官杜預以爲從吳司馬非也

十二年經十有二月螽　沈小宛曰大衍月度議開元歷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

尙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云云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

又傳放經而拜　沈小宛曰經卽衰衰三月之經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君之母妻則小君也疏謂大夫之弔服弁經非也孔子嘗仕於昭公之世又其本國豈得僅爲弔服

又傳侯伯致禮地主歸餼　沈小宛曰服云致賓禮于地主

按服意謂賓有所獻卽圭璋皮馬之禮歸餼乃地主之事杜混而一之非也

十四年經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沈小宛曰大衍日度議以開元歷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歷正矣長歷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纔置一閏非是

又經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惠半農曰曹滅于哀之八年復見于哀之十四年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何服故曰曹爲甸伯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曹仍爲附庸於宋故至戰國尙有曹君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之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

又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沈小宛曰索隱云服虔曰成子

兄弟八人二人共一車故四乘按系本東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廪丘子尚黶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本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世家云田恆兄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今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知四乘謂兄弟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車也欽韓按呂覽似順篇論田成子有兄曰完子恐服虔所據者耳然傳言駟乘者非一文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司寇牛父駟乘昭二十年鴻駵魋駟乘四卽駟方謀闞止事須祕密必不多車索隱言是也惠云正義引世本云僖子生昭子莊云云蓋亦因杜注而附會之

十七年傳宋皇瑗之子麇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劚般邑以
與之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世族譜誤謂劚般爲瑗世父劚
般蓋瑗之猶子麇之兄也從世族譜則是躋猶子爲諸父而
兄爲從祖矣當從左傳並正杜氏之失於此
十八年傳宋殺皇瑗使皇緩爲右師杜解緩瑗從子　正義
曰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則爲從孫非
從子二者必有一誤
二十五年傳褚師聲子韈而登席注古者見君解韈　惠定
宇曰東昌彭氏軌以爲古無見君解韈之禮棟案燕禮云賓
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鄭志云凡燕坐必說屨屨不
在堂也蕭山毛氏甡以爲說屨非解韈也棟又案少儀云凡

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鄭志云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懽也毛牲曰燕飲君但脫屨而臣必解韈記曰燕則有跣跣者解韈也閻百詩曰陳氏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韈又謂梁天監間尚書奏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蓋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者及之杜氏謂見君解韈見君字不確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韈耳棟又案宣二年傳云晉侯飲趙盾酒其右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而下服虔本作遂跣以下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此本書燕飲解韈之明文也左傳古本盡爲杜預所改故學者每有疑義莫能詳焉　沈小宛曰燕禮命安徹俎之後卿大夫乃

說屨升就席皆坐詩傳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是君之宴臣有終日不脫屨者就使脫屨亦在燕禮之末故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今褚師聲子必是未命坐之時已跣而升堂也古者非遭喪於禮事未聞徒跣杜預謂見君解韈此其杜撰也

二十六年傳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杜解皇懷非我從昆弟　程公說春秋分記云案非我瑗從子則懷亦瑗從子也世族譜乃謂懷爲瑗昆弟是蹟一世矣今訂正

左傳杜解集正卷八

左傳杜解集正八卷丁晏儉卿撰儉卿江蘇山陽人道光辛巳舉人經學湛深記問淵博學者稱柘唐先生著有頤志齋叢書五經中春秋左氏傳以杜注爲最先亦最完善而比附權門遺誤後世先生先斷左氏之書信其爲六國時人爲田齊三晉等飾詞也左氏爲田齊三晉等飾與杜氏爲司馬氏飾前後一轍而孔子作春秋之義乖矣後漢服氏之學甚爲當時所重至杜氏集解備述賈劉許穎之説獨遺服氏不言孔冲遠謂服劣於諸儒棄而不論此曲説阿杜也今服注之僅存者與杜注頗有相同杜攘爲己説遺棄不言如郭象注莊之竊向郤夫之所爲也東晉初服杜俱置博士其後河北學尚服氏江南學尚杜氏唐孔氏重南學依杜解作正義服

注遂微而杜氏始孤行於世我　朝經學昌明顧氏炎武萬氏充宗惠氏士奇惠氏棟沈氏彤江氏永洪氏亮吉顧氏棟高於杜解多所糾正然猶未能抉其隱微窮其情僞焦氏循補疏始斥杜氏爲司馬懿之私人故其注左貶死節之忠臣張亂賊之凶燄悖禮傷義邪說肆行實爲世道人心之害近儒沈氏欽韓補注備言杜氏私衷爲司馬昭飾說發姦摘伏駁斥無遺先生集諸家之說正杜氏之非卓然爲左氏功臣而經學於以不墜總論一篇尤足以傳服義斥杜解流傳祇有葉本據年譜著是書時六十三歲今訂正前後次序而刊行之歲在閼逢攝提格烏程張鈞衡跋